

焦點專題

巨人如太陽 照出未來的光

貝多芬

Ludwig van Beethoven

250th

Anniversary of the Birth

音符×芭蕾×戲劇 百年前的跨界進擊 · 當樂聖遇上莎士比亞 穿越時空的共鳴

光與暗影下的貝多芬 為他作品起舞的身體 · 傳奇人生重重謎團 舞台銀幕探索巨人靈魂

跨界對談 鋼琴家江恬儀 × 編舞家蘇威嘉 · 三位音樂家的「貝多芬啟示」

即將上場

白建宇 —— 重組演奏曲序 建構完整的體驗

特別企畫

台灣×藝術×妖怪 冒險搜查線

尋跡探源—「妖怪學」東瀛溯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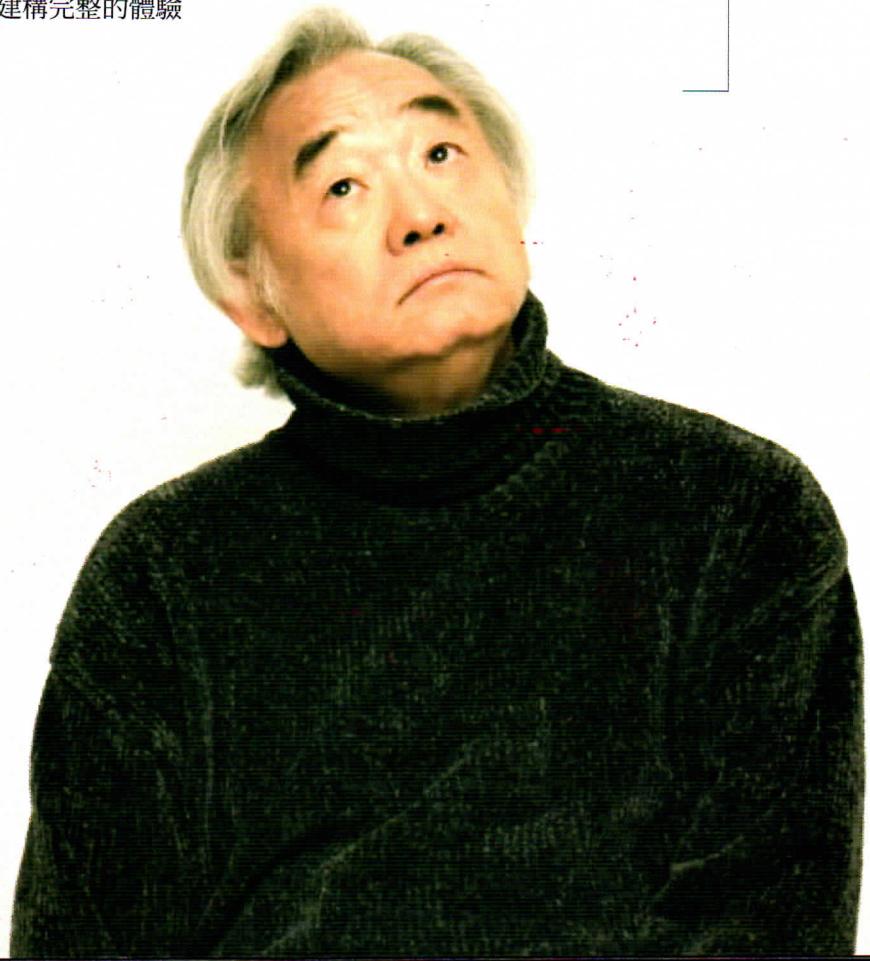
現代變身—台灣妖怪的跨界交響 本土奇幻在當代發聲

想像轉生—葉志偉 李慈渭 徐堰鈴 創作者的奇思怪想

藝次元曼波

我們在地磨兒部落，一起「去排灣」

路之·瑪迪霖 × 巴魯·瑪迪霖 × 林文中



從極端裡釋放 夢境寫作暗黑家庭戲

同黨劇團《星期十，猴子死翹翹》

文字 | 吳岳霖

同黨劇團《星期十，猴子死翹翹》來自兩廳院駐館藝術家、編劇吳明倫大學一年級時一場詭譎、離奇與瘋狂的夢，「這是想家的夢。」吳明倫說，她將這個故事寫成小說、化為劇本，敘述窮鄉僻壤小鎮裡的一對母子，以愛為名成就控制之下的家庭倫理。導演黃郁晴則將拋開寫實框架，「偏激到底，然後大爆發，不再有任何救贖、或改變。」在極端到極致的情境裡，釋放日常的壓抑……

「星期一，猴子穿新衣，星期二，猴子肚子餓……」曾是一代人朗朗上口的打油詩，用押韻發展猴子的不同動作，並在不屬於一週內的星期八、九、十，以「死翹翹」作結，似乎在週次之餘形成生命的循環。同黨劇團《星期十，猴子死翹翹》便用猴子與死亡的意象，寫窮鄉僻壤小鎮裡的一對母子，以愛為名成就控制之下的家庭倫理。

那年想家的夢 時不時在創作裡攬動

《星期十，猴子死翹翹》來自兩廳院駐館藝術家、編劇吳明倫大學一年級時一場詭譎、離奇與瘋狂的夢，最後在一台直升機掃射間醒來；夢的深刻讓她記了下來，並且寫成文字分享給朋友。（她笑說，所以這個故事一直能從其他人手上找



《星期十，猴子死翹翹》描繪一對母子以愛為名成就控制之下的家庭倫理。（唐健哲攝 同黨劇團提供）

到）吳明倫始終將這場夢境視為可發展的材料，大三、大四的創作課寫成小說，研究所後化為劇本。過程裡，也曾一度偏離原本設計，如加入哥哥、姐姐這些已不存在的角色，但都是為了維持彼此控制、折磨以及相愛相殺的劇情核心。

「這是想家的夢。」吳明倫這麼說。青春期時往往嚮往、渴求「離家」，卻在大學後、第一次外宿才有「想家」的矛盾，然後觸發奇異夢境。她認為，夢很私人，也是可解的，於是劇中／夢裡的母子彼此依賴，來自她小時候因遺傳性氣喘、半夜常送醫的記憶，化作劇中主角木青未知的疾病，藉此開啟彼此受限的親子關係。對吳明倫而言，這個未曾正式發表的劇本反映著她那段時期的狀態——失控與傷害，是沒有收斂的——極端程度更勝同時期完成、前陣子正式演出的《奪嫡》，而有別於現在的她，慢慢認為一切都有轉圜的餘地。

編導間的拉扯 找到解放劇本的方式

劇本在導演黃郁晴眼裡，先想到二〇一五年發生於美國的「迪迪·布朗夏爾（Dee Dee Blanchard）謀殺案」，但吳明倫並不知曉這個真實案例，這也顯露編導雙方理解方法的差異——黃郁晴從寫實入手，深究人物心理、背景與脈絡，而吳明倫則相對魔幻、跳躍。於是，一開始的排練卡關許久。

後來，黃郁晴決定從邏輯與理性裡解放，她在《美國恐怖故事》這部影集理解到角色的執念被放大到極致後，多半不合常理；因此，開始不追求寫實框架，去挖掘世界觀扭曲後、最深的恐懼與渴求，讓人物與情節細膩化。透過《星期十，猴子死翹翹》，黃郁晴步步檢視「什麼才是常態」，如新聞其實常有不可思議、不合常理的事件；而回到創作來說，也預期能在現今台灣家庭劇的含蓄裡走出另一條路線——她要「偏激到底，然後大爆發，不再有任何救贖、或改變。」《星期十，猴子死翹翹》便在極端到極致的情境裡，釋放我們日常的壓抑。◎